

〔俄〕尤·波利亚科夫 著

羊奶煮羊羔

谷兴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俄〕尤·波利亚科夫 著 谷兴亚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奶煮羊羔 / (俄罗斯) 波利亚科夫著; 谷兴亚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11

ISBN 7-5327-4080-3

I. 羊… II. ①波…②谷…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8923 号

Ю. М. Поляков

Козленок в молоке

本书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МЭН,
Москва, 2004 年版译出

图字:09-2005-215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羊奶煮羊羔

[俄]尤·波利亚科夫 著
谷兴亚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276,000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册

ISBN 7-5327-4080-3/I·2285

定价: 21.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65434876

俄罗斯文坛的一朵奇葩

(代译本序)

《羊奶煮羊羔》是一部奇书。

首先,书名奇。它来自《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23章第19节中的一句话:“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是耶和華吩咐摩西要遵守的十條戒律的內容之一,显然是要求人們不得做違背人性、過分殘忍的事。作者說:“幾年來我們似乎在生活的所有層面上都打破了這一禁忌。”“難道我們在向大自然開戰的時候不是在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嗎?難道,先是把俄羅斯人民投入棍棒社會主義,等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適應了這個制度並使之軟化之後,又用同一根棍棒把他們趕入野蠻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不是在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一個文化工作者,不去‘為被打倒的人們請求寬恕’,而是號召‘壓扁那些被“改革”洗劫一空的“蟲豸”們——難道他就不是在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如果展開來講,我的小說講述的是我們如何從蘇聯人變成了後蘇聯人,並承受由此產生的一切可笑可怕的全部後果。”

第二,內容奇。主要情節是主人公“我”與一位書商打賭,要把一個對文學一竅不通的半文盲在兩三個月內變成著名作家。經過一番離奇荒誕的包裝、炒作、公關運籌,他居然成功了,這個傻乎乎的半文盲竟榮獲舉世矚目的國際文學大獎。圍繞這一事件,如同果戈理在《欽差大臣》中那樣,波利亞科夫把當代俄羅斯文壇上的一切丑惡現象集中起來,給予辛辣的

嘲讽。这部长篇小说因此被人称作揭露“伪文学”的百科全书。其实，作家揭露的何止文坛上的“怪现状”呢，展现在读者眼前的是苏联解体前后社会转型期的光怪陆离的现实，以及作者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回味与思考。

第三，方法奇。现实主义的描写辅以适当的后现代派表现手法，宛如在炖肉上撒上了适量的茴香粉。作者认为，“作家无权写得枯燥乏味，趣味性是一个文学家有礼貌的表现。”作者在小说中适当地使用了颠倒时空，夸张变形，黑色幽默，潜意识等手法，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小说在俄罗斯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奇异的 success。它发表于一九九五年，到二〇〇四年已经再版二十次。一九九六年小说被搬上舞台，至二〇〇四年已演出二百场。有评论家说：“在书店为畅销书，进剧院场场爆满。”究其原因，一是雅俗共赏。有人说，“文学说到底，不是让人‘知道’是什么，而是让人‘感觉’是什么。”《羊奶煮羊羔》道出了亿万俄罗斯人在灾难性变革中的“感觉”、感受，道出了他们心中积郁多年而无法说出的心声，因而被公众广泛接受，在他们心灵深处引起了共鸣。据报道，维捷克在话剧舞台上宣称，他要竞选总统：“既然你们能把我这个傻瓜捧成大作家，难道就不能把我推上总统宝座吗？！”这时，台下的掌声由雷鸣转变为经久不息的暴风雨。小说中没有这个情节，它是话剧编导根据小说的潜台词所作的发挥。这一发挥迎合了接受者的心理，因而大受欢迎。原因之二是敌友同赞。波利亚科夫继承俄罗斯文学从果戈理到布尔加科夫的讽刺传统，夸张而不出格，辛辣而具理性。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是这个国际级文学闹剧的组织者，他无名无姓无面目，是一个不很光彩的角色。作者认为，并以事实表明，在国家的可悲现实中，每个俄罗斯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本人在内，在不同程度上都难辞其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可能成为英雄的对立面的时代，”作者说。也许，正因为如此，虽然小说似乎骂遍了所有作家，但文学界对它却好评如潮，一些人将波利亚科夫比作当代的布尔加科夫。读者，其中也包括中国读者，可以不同意作者书中表达的某些观点，但却不能否定他态度的真诚。

有人说：“凡是一部真正出色的文学作品，都具有一定的抗理论分析

力,任何自认为深邃、精彩的理论都会在它们面前显得干瘪而又捉襟见肘。”我觉得,《羊奶煮羊羔》正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波利亚科夫生于一九五四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表作品。一九八五年发表的小说《区级的非常事件》使他成为一位公认的重要作家。现在他是俄罗斯作家协会主席之一,《文学报》主编。二〇〇二年,他的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作为我国《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相信这部《羊奶煮羊羔》会给中国读者带来全新的感受。

谷兴亚

二〇〇六年三月

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做一个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这一愿望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同时我也看到，在描写现实生活的时候，绝不可能保持崇高而宁静的心境。而这种心境在创作宏篇巨制的时候又是必不可少的。现实生活太活跃，太多变，太富刺激性。作家的笔会情不自禁地滑向讽刺……

尼·果戈理

摘自米·阿·布尔加科夫 1931 年 5 月 30 日给约·维·斯大林的信。

目 次

俄罗斯文坛的一朵奇葩(代译本序)	1
一 空中序曲	1
二 最初是啤酒	9
三 书商与诗人的争论	17
四 憨厚的人	26
五 被抛弃的男人	36
六 寻找失踪的维捷克	41
七 火、水和输卵管	53
八 文化新手,你们同谁在一起?	64
九 维捷克·阿卡申的第一场舞会	76
十 只有骗局,没有小说	86
十一 伊万·伊万诺维奇与伊万·达维多维奇是如何吵架的	94
十二 无领上衣	107
十三 自由诗的作法	115
十四 俄罗斯诗歌的老祖母	119
十五 地狱第八圈	127
十六 等待维捷克	136
十七 诗歌之夜	145
十八 面包之都——波士顿	157

十九 午夜直播的灾难	167
二十 维克多·阿卡申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175
二十一 恐惧与战栗	184
二十二 佩列皮斯基诺新村及其居民们	191
二十三 客人们齐聚别墅	198
二十四 集团军司令员佳京大街上的噩梦	208
二十五 酒醒后血泊里的些许阳光	212
二十六 举世瞩目的荣誉	219
二十七 被欺凌的与被排斥的	226
二十八 文学的终结	236
二十九 强暴希望	243
三十 我为什么拒绝领奖	250
三十一 空中尾声	258
三十二 随风飘逝的人们(后记)	282
《拾得手稿》(出版者后记)	292

空中序曲

“飞机爬上了一定高度，此刻像一只吃饱花蜜的熊蜂，正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在空中拖着自己毛茸茸的躯体，飞向隐没在杂草丛中的可爱的洞穴……”“杂草丛中”——不好。草丛中……对，就是在草丛中！有时候摆脱多余的负荷比摆脱多余的词语还简单。（说得不赖！应该记住。）继续往下写吧。“透过舷窗可以看见大地，它是那样小，仿佛从这里，从空中，吐一口痰，就可以毁掉欧洲一个中等城市。”也不赖——生动，形象。不过有点生理的色彩。这一向让我感到不舒服。请尝试一下，把罗丹的《吻》设想为两个肌体拼命交流唾液腺的分泌物——令人作呕！……

空姐推着摆满瓶子的小车来到我的面前，慷慨地请我选择：柠檬汽水——免费，各种酒——付外汇。她散发着袭人的香水味。除此之外，姑娘还努力展示自己在空姐学校学来的笑容。这副笑脸，看来就寝前她要从脸上取下来，放进水杯里，就像退休老人处置假牙那样。这也必须记下来：文学家这个职业让人想起原始采集。扯下一段草根，咬一口尝尝。苦就吐出来，扔掉；好吃就放进袋子里，继续前行。

我想的就是诸如此类鸡零狗碎的琐事，完全未曾料到，他已经来到我身边，准备干掉我，至少也要把我弄残……

我要了一百克斯米尔诺沃牌伏特加，作为下酒菜，又要了一份夹欧洲鳀的油橄榄果。我一直以为欧洲鳀是某种罕见的植物，原来不过是一种

鱼,跟鲱鱼差不多。我付了五美元,作为找回的零头,得到的依然是那种佯装似的笑脸。小意思!这种开销现在我承受得起,因为我刚领到稿费,正在从意大利的卡塔尼亚回国的途中。这笔稿费足够我过半年的简朴生活了。

确切地说,这半年我打算伏案写作,最终完成那部写一位党务工作者的中篇小说。他是个可怕的吸血鬼,一到夜晚就钻进自己党委的登记处,面对贴着照片的登记卡,从毫无觉察的普通共产党员身上吮吸生物能。飞往西西里岛之前,我写到他正在享用苏共一位秀色可餐的女候补党员。根据照片,他爱她到了疯狂的程度。为了亲近她,他给她栽了一个罪名……后事如何,我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设想,但这个东西必须火速完成,否则就来不及了:各家出版社都堆满了添油加醋诟骂前政权的玩意儿,因为这是诚实而又不固守原则的作家想填饱肚子唯一能借助的手段。写一写少先队员的致敬信就能赚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写那种有分量的东西,或者,像我所说的那样,写一部“重要作品”,我遭遇了失败,大概永远也写不出来了。可必须活下去呀!

如果完全开诚布公地讲,我的中篇小说在我飞往西西里岛之前早就止步不前。那一天我飞往西西里参加一个混账生日聚会,它却演变成了我们俄罗斯的与意大利的黑手党之间的经验交流会。要知道,写小说和搞女人一样,如果你抱着她,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位,那么,决裂就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杜撰这篇胡说八道的东西时,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这样的恶棍:他勾搭上了火车站上的吉普赛女人,要背叛自己宛如消毒纱布一般纯洁的未婚妻。有一天早晨醒来,我觉得自己恨所有的一切:情节,人物,打字机,我自己……我仇恨这讨厌的、令人窒息的生存竞争,它不给人留下丝毫的精力与愿望,以便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生存状况的可恶主要就在这里:理想的实现靠的就是那些精神力量,而它们却消耗在了生存的挣扎之中。一个闭合的怪圈。不可能打破它。几乎不可能……能够打破它的人屈指可数。例如,科斯托若戈夫……不过,举这个例子并不恰当。生活最终还是吞噬了他。而且还没有被噎死,这个该死的生活!不,世界不是置身在大象背上,也不是置身在鲸鱼背上,甚至也不是置身在公牛背上。世界立足于三头巨大的猪的背上,肮脏的、贪吃的、臭烘烘的

猪……

我一生中仅有一次，有可能打破这个该诅咒的怪圈，但我却错过了机会，就像那位有幸偶然把魔鬼从瓶子里释放出来的傻瓜（就是从瓶子里！）。当魔鬼以雷鸣般的声音对他说：“想要什么尽管说！”他却问道：“这会儿几点钟啦？”

就这样，关于吸血鬼的小说搁浅了。我整天躺在沙发上，阅读形形色色的得过诺贝尔奖和贝克奖的写作狂们的作品，企望从中得到写作冲动。谁读了都会义愤填膺：他们根本就不会写，却竟然给他们颁奖！这有时候能激励人回到写字台前，作为抗议，开始敲击打字机的键盘，以示报复，报复，报复。然而，这一次就连读令人作呕的萨特^①也无济于事。有时候我站起身来，走到打字机前。由于在文学上我粗制滥造多年，它已经老态龙钟。我戳了戳键盘上的某个字母，明确地感受到一种愿望，想把这台带键盘的老家伙抛向我书房兼卧室兼饭厅与客厅的墙壁。创作歉收的痛苦还要补充以钞票的匮乏——放在床头柜里的钱变得越来越少。我甚至无须看，只要拉开小门，摸几张纸币，就动身去商店，买点什么能吃的东西，最经常买的是饺子。只须把它们倒进开水里并掌握火候即可，否则它们将变成一锅杂烩粥。在这样的粥里，如果相信科学的话，曾经诞生过生命。不过，我个人认为，生命充其量不过是绝对精神的排泄物而已。

终于有一天，当我把手伸进床头柜摸索过一阵之后，发现其中没有丝毫再得到一包饺子的希望。于是，我走到写字台前，把一根手指戳到键盘上。我控制不住自己，把打字机往墙上一摔。墙上多了一个我在这套住宅居住期间出现的最深的坑。有趣的是，打字机恰好击中了壁纸的一个褐色污痕上。这块斑点形状颇像亚平宁半岛加西西里岛，它在墙上的出现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在我逃往谢米尤尔金斯克之前。顺便说一下，根据各种地理特征判断，正好击中了卡塔尼亚市所在的位置上。打字机轰的一声落在地板上，金属的与塑料的零部件散落一地。从楼下立刻沿暖气管传来瘫痪老头愤怒的敲击声。他只有右臂能动，只要我的住宅

^① 萨特(1905—1980)，法国存在主义作家，一九六四年拒绝领取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金。

里发出一点响声，他便精力十足地利用它，表达自己的抗议。有意思的是，当令人恐怖的女士在性前戏中在我房间里发出尖叫声，仿佛正在非麻醉状态下为她切除阑尾时，狡黠的瘫痪病人却从不敲打暖气管子。

这样一来，我不仅钱袋空空，而且还失去了生产工具。当然，讽刺短诗不用打字机也能写，默记于心便成。不过，在莫斯科发生过恐怖的恶战之后，对讽刺短诗的需求量降低为零，我重新陷入了绝境，如同我刚从谢米尤尔金斯克铍羽而归时那样。躺在沙发上，没有吃的，没有工作，我像知识分子中时常见到的那样，开始沉湎于自杀思维。也就是想像，我怎样钻进绳套里还未来得及把自己吊起，就被邮递员从其中救了出来。邮递员突然给我送来一张大额汇款单。这是我多年前写的《轮胎厂厂史》的稿酬。一位像罗宾汉^①那么高尚的“新俄罗斯人”从醉汉酒鬼手中搜刮了一麻袋私有化证券，收购了这个破产企业，突然再版了这本书。

有时候我到凉台上呼吸新鲜空气，便向草坪张望，寻找这样一块地方，假如我从七层楼上坠落到那里，将保证我大难不死，还使我有可能会向奔赴惨案发生地的“新闻快报”摄制组软软地挥手。不过，我最终决定借助罗亚尔牌食用酒精。据报纸报道，市里每天都有几个人死于这种酒精。这颇有吸引力：如果在三百万嗜酒如命的莫斯科人当中，每天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可怜虫死于非命，那么，我活下来的可能性要比从七楼掉向事先选中的地点大得多。但是，要实现这一软性自杀计划，需要买一瓶酒精。然而，钱恰恰没有！

这时候我想起了三Д股份公司！我几乎把全部积蓄存进了这家公司。从莫斯科-阿斯特拉罕水上游归来后，我干了这件蠢事。莫斯科-阿斯特拉罕水上游是由绰号“房产商”的住宅开发商组织的，他是我讽刺短诗的狂热崇拜者。他想出来一个绝妙的主意：寻找穷苦的单身退休人员，男女不限，许诺每月给以可观的救济，作为回报，他们则写下遗嘱，死后把自己的住房给他。一般来说，没有任何特殊神奇的捞钱秘诀，然而生意却十分红火。因为接受救济的老人们在签订合同之后，纷纷以即使与他们的高龄也不相称的速度死去，他们的住宅便完全归“房产商”所有。

① 罗宾汉，英国民间传说中扶弱济贫的绿林好汉。

他如何得以调控自己客户的死亡率,这是个谜。不过我想,事情与下面的状况有关:除去住宅,他还从事销售美国过期头痛药丸的生意,并免费向自己的退休老人们提供这些药丸。众所周知,最令人头晕目眩的发现总是发生在学科接合部啊!

于是,有一天,“房产商”感觉自己不可逆转的富有,便买了一艘轮船,邀请许多著名歌星、演员、电视明星,不才我也忝在被邀请者之列,为的是让我在节目演出的间隙朗诵打油诗。比如:

税捐——无所谓
政治——管他娘,
且顾一心玩女人,
撕下她的法国时装!

在轮船上我结识了一位不修边幅的家伙,他善于模仿各类名人的声音,不过邀请他参加仅仅为的是让他模仿“房产商”岳母的声音说一句话:“我这个科洛姆纳的傻瓜……”这使得主人狂喜莫名。岳母的声音他掌握得惟妙惟肖,以致“房产商”开始对他像对家人那样叱骂,然后便是痛打。结果,小伙子无法忍受,便在下诺夫哥罗德弃船登岸。然而,他在逃跑之前曾建议我把钱买成三兀股份公司的股票。“应该工作的是钱,而不是我们……”分手时他边说边掩饰眼睛下方的一大块青伤,这是他模仿有功的奖赏。而我竟然听信了这个白痴,让他后半生去模仿战前抽水马桶的吼声吧:三兀股份公司轰然破产,又一次把我变成了穷光蛋。然而,这个话题以后再说……

正当我完全绝望,开始以半专业的目光审视首都的大量乞丐的时候,“房产商”突然打来了电话。他的健康遇到了严重的麻烦:醉酒后他错服了过期的美国头痛药丸,幸好只服用了一片,这救了他的命。感到庆幸的“房产商”决定在西西里庆贺自己的寿诞,召唤我到那里去,许诺给予丰厚的酬金。我幸福得屏住呼吸,但为顾全体面,装模作样地停了片刻,才一口答应。

在卡塔尼亚事实上我什么事情也没干,只是在市里闲逛,喝廉价的意

大利葡萄酒，在梅尔卡托，照直说，就是在旧货市场上，给自己买了一件上衣和几件不错的衬衫。我只朗诵过一次，是在告别宴会上。告别宴会会在豪华的郊外饭店里举行，就在古老的高架渡槽下方，有一百位来宾出席。为庆贺寿星佬儿的诞辰，我国的黑手党们从四面八方飞来这里，被我的打油诗逗得狂笑不止。而意大利的同行们仅止于面带微笑，还是出于礼貌，虽然为他们当翻译的是专门从莫斯科大学请来的语言学博士，研究邓南遮^①的著名专家。而且，为了翻译我的十二三首歪诗，付给他的酬金比他研究邓南遮的全部所得多好多倍。而邓南遮他翻译了二十五年！这是他醉后趴在我的肩头上哭着说的。在意大利人当中，只有卡塔尼亚大学图书馆馆长对我的创作做了肯定的评价。他走到我面前，通过哀哀抽噎的翻译告诉我，他正准备出版当代俄罗斯诗选，一定把我的诗歌收入其中，置于叶甫图申科与普希金并立比肩的地位。有了这样的声明，每个意大利黑手党人都把长时间与我握手视为自己的义务——原来图书馆长是他们的教父。当地精英的认可使“房产商”深受触动，付给我的酬金比许诺的多出了一倍半。我高兴地想，我能够再买一台新打字机了，买电动的。此外，我的雇主慷慨解囊，给了我一张公务舱的返程机票，他本人则要再逗留一星期，以便了解如何解决在西西里岛上的住房问题的细节。他的客人有的飞往美国，有的飞往加那利。清醒后的邓南遮的译者留在了高架渡槽下方的那家饭店里当洗碗工。所以我一个人登上了返回莫斯科的飞机，孤零零地从塑料杯子里喝斯米尔诺沃牌伏特加，用夹着鳀鱼的油橄榄果做下酒菜。

我又往舷窗外看了一眼，开始搜索枯肠，寻思用什么比喻下面可以眺见的大地。可是一无所获……我大概有些困了，头脑里一片茫然，温馨而又难以琢磨。我醒了，因为有人粗暴地抓住我的肩膀。我睁开眼睛，就看见了他。在盯视着我的目光里有那么多仇恨，足够灭绝某个弱小的民族……

“你好哇，坏蛋！”他说，“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他站在我的座椅旁边，瞪着我，那副模样大概就像一位显然有施虐狂

①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政治活动家，帝国主义思想家。

的屠夫，凝视着一只注定要死却毫无觉察的无辜的羔羊。他几乎一点未变。还是那张布满雀斑的圆脸，红红的脸颊，垂在额头的弯弯曲曲的红头发，一双蓝色的大眼睛。不过，它们不再像原先那样憨厚，那样信赖地看我，而是充满冷峻的敌意。他的衣着也不似以前了：不再是我为来自泰加森林深处的希梅季的天才设计的那身奇装异服。他穿着一身漂亮的双排扣西装，布料像水面上的油滴那样闪着光泽。价格昂贵的领带也像宝剑的利刃那样闪着寒光。

“怎么，不认识啦？”他问道，咧着嘴唇，残酷地冷冷一笑。

“认出来了，”我喃喃地说。“你要干什么？”

“想给你一顿嘴巴！”

“就这些啦？”

“这只是开头。然后我再杀死你！”

“为什么？”

“你问我这个吗？”

“问你……”

“你自己知道，老公猫！挨千刀的腐烂克尔施特恩！”

旅客都望着我们。

“弗兰肯施杰恩，”我机械地纠正他说。

“不用你教我！你已经教了我一次……让我差不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

“我想得非常好！”我让自己的声音带上了难以想像的真诚。

“不许煮羊羔！我一辈子对你来说都是巴甫洛夫^①的兔子……”

“巴甫洛夫的狗……”我刚纠正完就觉得一阵发冷。

“就算是狗！我早就感觉出来了！走，咱们出去！”他说着就揪住了我的脖领子。

旅客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他们意识到，一场戏剧性打斗已在所难免。

“这是飞机，这里不允许打架……”我反驳道。

① 伊·彼·巴甫洛夫(1849—1936)，苏联著名生理学家。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架啦？我就是要揪下你的脑袋来！用不着吵闹……走！”

“这也不成：会破坏翼升结构对正中心轴的平衡！”我脑袋里想到什么便胡说一通。

“我不比某些人更笨。我懂。我在飞机场宰你。做好准备吧！”

空气中又飘来了化妆品的香味。我早已发现，穿工作制服的男人如何嗜好烈性饮料，职场上的女士们便如何嗜好浓烈的香水。（观察精当。记住！）

“请让开通道！”空姐要求说，同时用严厉的假笑强化自己语言的力量。“马上便给你们送来热饭菜。”

“怎么，我没有和人谈话的权利吗？”他问道，不过却松开了我的脖子，甚至还像老朋友似的摩挲了一下我后脑勺上的头发。“我也许碰上老朋友了。八年不见啦！我也许还想拥抱拥抱他呢！”

“让人先吃饭，然后再尽情拥抱！”空姐严肃地说。

他瞪了我一眼，目光中饱含着寓意深邃的恨，然后转身而去。宽厚的背在机舱里像活塞一样越来越远。在隐没于隔开公务舱和经济舱的帘幕后之前，他回过身来，向我挥了一下巨大的拳头。它许诺给我的至少是大量失血，以及多处骨折。当然，这种事或早或晚必然发生。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付出代价。或早或晚，杜撰出来和释放到世界上来的坏蛋都要掐死自己的弗兰肯施杰恩，而伽拉忒亚一定要给皮格马利翁戴上角^①。实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开始于马鹿的角……

空中小姐从装在轮子上的铁箱子里取出一只托盘，上面摆着简陋的航空食品，把它放在我面前的小折叠架上：

“祝您胃口好！想要啤酒吗？”

“什么？不……不，不要！”我全身打了一个冷战。

^① 皮格马利翁，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雕刻师。伽拉忒亚是他的情人。给某人“戴上角”意即让他戴绿帽子。